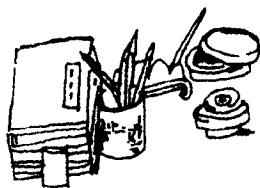


周
劭
著

一 管 集

山 西 古 籍 出 版 社



社 长 张安塞
总编辑 孙安邦

一 管 集

周 劭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桥东街东岗巷1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20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册

*

ISBN 7—80598—208—2
I·103 定价: 18.00元

卷首絮语

文史不分家,堪称治学古训。鲁迅评《史记》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以兼善文史取则,推为最高典范。回首历代硕学大家,文章巨公,莫不淹贯文史,通才博学。惜时至当今,学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学文,人为割裂,鲜能造就通才。有鉴于此,我社广邀名家,纵而谈史,横而论文,各出一集,合成丛书,名之曰《当代学者文史丛谈》,实则以随笔之体为文史知识之自由谈。周劭等老先生,均为国内文史学界卓有建树而兼通文史者,此次慨允我社诚邀,精心选撰其文史随笔,合旧篇新文于一编,述历史人物则评其曲直,讲风俗民情则探其本源,数典章制度则溯其沿革,征引丰富,多所参稽,而性情所至,谈古论今,烛幽洞微,切中时弊,率能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于广大读者不啻为熟面孔下的新创作。故本丛书不仅在于增知识,佐谈助,要而可窥见其一家之言,探寻其治学思想及轨迹,而多有所获。

周劭先生是沪上著名作家,他久随散文大师林语堂,创办《论语》等著名期刊,与当时众多名作家交往甚密。其随笔善谈掌故,文辞幽默,犹有三十年代沪上杂文遗风。本集是先生亲自整理数十年创作的封卷之作,精华尽列于此。其中前编广述与现代文坛列宿之交往史,文趣盎然,且多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中编记晚清皇族及朝臣遗事,亦述亦评,妙语连篇,读来着实是一种享受;后编多谈生活情趣,文采超然。然三编之分乃概略言之,时不分先后,事不厌大小,率为见情见性之作。

前 记

承山西古籍出版社的厚意，要我编选一本自选集，编成之后，例须写些文字在前面，还要起一个书名。思索再三，我定名为《一管集》。

这个书名，有两个意义：首先是有些“自谦”，说所选的一些作品，都是东方朔所说“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我的浅陋，对世间事物的观察，确是“管窥蠡测”，以一管之微来窥天地之大。把那些文字称为《一管集》，倒是名副其实的。

至于另一个意义，却不免有些感慨了。我爱读明清之际诗人吴梅村的诗，他有一诗是自叹的七律，说：“误尽生平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下面四句并不相称，就不必引用下去。）可我一生未尝从政，与“官”无缘，但这个“官”字我把它加上一个“竹”头，成为“管”字，那便是“误尽生平是一管”了。“管”者，“管城子”也，亦即是“笔”，这个劳什子对别人或许可以升官发财，如投进所谓“写作班子”者，但对我则确是“误尽生平”，有百非而无一是。现在行将就火，想起来还是悔恨满腹，所以把那些文字称之为

《一管集》，以泄心头余忿，倒也并无不可。

我玩起这个要命的管城子，算起来已有七十个年头，那个时候住在浙东一个乡间，每天下午便可读到当天城里出版的一张对开地方报，纸张和印刷虽很粗劣，却每天有一个副刊，刊上五六千字的各色文字。我那时虚龄只十二岁，觉得那种文字也能写，便写了寄到报馆，不多天刊了出来，于是继续写下去。不过那报馆不但不给稿费，连报纸也从不赠送，我也并不在意。过了几年到上海念中学，有当时的大报《新闻报》、《申报》等可看，我便向它们投稿，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虽然讲时间之长可以和现代一些名家相媲美，大可自诩是创作七十年纪念，但其中整个四十年代的十年是弃文就律，还有近二十年是众所周知的岁月，那末余下的也不过四十年而已，当然未能和诸名家相比并美了。

我善于“揣摩”时代的文风，写过三十年代初期的幽默，又写小品文，孤岛时期写剑拔弩张的杂文，最后则写的是历史掌故，直到收在本集的第一篇《蒋廷黻与吕思勉》为止。所以所选文字风格各异，庞杂得很，也无足为怪。

那末长年来所写文字，没有近千万字，也有数百万言，发表在报刊上而没有收集为单行本的，当然无从收拾拣选，便是成集的十几本书中，早期的已成为秦火劫灰，要借阅复印，也煞费周章。但总算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资料室找到几本，那真要感谢亡友王知伊的哲嗣王有朋先生了，对他我谨在此志感。

1997年3月29日在上海

目 录

前记 (1)

目录 (1)

蒋廷黻与吕思勉 (1)

丰子恺的文和画 (5)

茅盾的“不死方” (8)

周作人的佚稿 (12)

“写家”老舍 (17)

《骆驼祥子》原稿

和《五十自寿诗》唱和手迹 (19)

郁达夫和他的兄嫂 (22)

巴人哀思 (28)

竟逝矣，唐弢！ (31)

有关孔另境诗六首本事 (35)

周木斋与鲁迅 (42)

文坛鬼才徐訏 (46)

文坛上的女婿 (52)

林语堂与章太炎 (55)

林语堂和他的乡亲们 (57)

钱杏村·阿英·魏如晦 (60)

瞿兑之与陈寅恪 (63)

目 录

- 姚克和《天下》(66)
孟心史与清史(77)
- 闲话皇帝(81)
末代皇帝与皇族(84)
末代皇族续谈(86)
清代金匱藏名的传位制度(88)
《雍正皇帝》(91)
清朝乃亡于方家园(94)
“大典恭逢太后婚”(101)
清代皇族的名讳(103)
帝皇的愚蠢(106)
皇帝的膳食(108)
电视剧中的称谓(111)
传说乾隆(114)
《少女慈禧》中的肃顺(117)
《戏说慈禧》中的人物(119)
溥杰与启功(122)
溥仪迁葬(125)
肇拜和遏必隆(128)
溥仪祖父的《航海吟草》(131)

目 录

- 明末士子的气节及与政治和妓女的关系 (134)
- 杨贵妃为何不做皇后 (142)
- 人称“唐明皇”之谜 (145)
- 从《珍珠传奇》谈唐史 (148)
- 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恩怨 (151)
- 曾国藩与《曾国藩》 (156)
- 晚清奇才张荫桓 (160)
- 尴尬奇才唐景崧 (164)
- 老新党鹤语 (167)
- 老新党鹤语续话 (170)
- 谶纬奇谈 (174)
- 闰八月之谜 (177)
- 《干禄新书》与《福惠全书》 (180)
- “臣”与“奴才” (183)
- 关于御医 (186)
- 伴读考释 (189)
- “满洲国”琐谈 (192)
- 从日记谈到《郑孝胥日记》 (195)
- 人境庐与海藏楼 (198)
- 海峡旧闻 (207)
- 我与海军 (210)

目 录

- 杨度同志 (214)
早期清史的两座名山 (217)
廉政与养廉 (220)
《新月格格》索隐 (224)
钱牧斋顾亭林幸逃文字狱 (227)
钱仲联与《牧斋有学集》 (230)
牧斋功臣仲联 (234)
剥皮揷草 (237)
卢前王后 (239)
纪晓岚评诗 (242)
卖文不卖身 (245)
大臣风度 (248)
一个半人才 (251)
能上能下 (253)

熊掌与老鼠斑 (255)
“破轮” (258)
修志纪行 (262)
魂兮归来，旧书铺！ (265)
“文”与“笔” (269)
“烟土披里纯” (273)

目 录

- 鼻烟 (276)
- 道在屎尿 (278)
- 中日纪元的异同 (280)
- 《二十五史》的故事 (282)
- 闲话总统 (286)
- 美总统选举年的谏纬 (289)
- 《梅兰芳》与梅兰芳 (291)
- 苏州的宰相 (294)
- 吴宫幽径 (303)
- 鲃肺汤 (307)
- 《历代职官表》与《升官图》 (310)
- 贡士·贡生·末代状元 (321)
- 雪夜闭门谈禁书 (325)
- 外交书话 (334)
- 满族诗人 (343)
- 谈鬼篇 (346)
- 由苏至沪杂记 (350)
- 记写不出 (355)
- 陈保罗传 (359)
- 诗人·画家·烈士——杨文骢 (362)
- 红顶商人胡雪岩 (365)

目 录

红灯高挂和捶足及票号 (367)

拼死吃河豚 (372)

西洋人与跪拜 (376)

“尸谏”考释 (383)

爆竹与炮弹 (385)

祭灶 (389)

岁暮随笔 (393)

“《笔会》前”琐忆 (397)

蒋廷黻与吕思勉

写此文之日，正是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日从三位数移到二位数之时。能够目睹这个举国欢腾的盛况，纵不能身历其盛，然感谢现代科学的赐与，荧幕上的现场传播，也足使晚年的志愿得酬，不胜一个半世纪的沧桑和历史的怀旧之情。

第一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导致了香港的割弃，其间产生了两位人物，一是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另一则被称为“卖国贼”和“汉奸”的琦善，这似乎已成为历史上的定论。琦善是满洲正黄旗人，博尔济吉特氏，世袭侯爵，他是以大学士“使相”之尊出使广东继林则徐与侵略者折冲的，且还署任两广总督，兼有林则徐和邓廷桢的职权，割弃香港的便是他。这个名字在今天当然不屑一提了。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却有一位书生气十足的大学者写了一篇为琦善鸣不平的翻案文章，叫做《琦善与鸦片战争》，发表于1931年11月北平出版的《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他便是蒋廷黻。

蒋廷黻（1895—1965），此人名气响得很，去世已三十多年，大家多已把他淡忘，但有好几件事迹足述：首先他是以学者从政

的著名人物，自北洋时代一度出现熊希龄和梁启超的人才内阁后，国民党政府处内忧外患交迫之际，也曾于1934年左右罗致学者从政，首先入彀者为南开大学教授何廉，其次则为蒋廷黻和徐道邻等，都是平津著名大学的教授。不过国民党还不及北洋政府，肯把组阁重任委诸熊、梁等人才，它给的只是“政务处处长”一职。这个衙门倒是因人设事而特置的，地位并不高，只是简任职，隶行政院秘书长之下。但因为当局的重视，传媒的宣传，也算是轰动一时的新猷。蒋廷黻担任了些时，便到苏联去担任大使。

第二件是蒋廷黻最不光采的事，国民党逃到台湾之后，还窃踞联合国的席位，其首席代表便是蒋廷黻。这些代表被驱逐出会场的尴尬场面于今还可于历史记录片上看到，不过讲解员还算客气，不曾对他指姓道名。

第三是他私生活的风流事件，虽轰传海内外，却无关宏旨，也便不必多赘。

最近由蒋廷黻清华的一位高足推荐给我一本名作，叫做《中国近代史大纲》，属东方出版社《民国学术经典文库》的一种，初版于1938年，是蒋廷黻于同年从苏联回国后，南京已沦陷，在武汉写成的。为琦善翻案的此文则写成于七年之前，作为附录收印，为其与近代史的观点一脉相承，所以附录。

鸦片战争是一起奇特的战争，虽结束于《南京条约》之签订，却不明开始于何年何月，也不曾宣过战，按国际公法，这场战事还算不得是“战争”，只好算“冲突”。并且忽战忽和，在某一省谈判言和，在另一省则正在作战。而双方又各自夸说己方胜利。清朝的道光皇帝谴责两位钦差大臣抚夷调度乖方，把林则徐、琦善都革职充了军；英国的全权代表懿律也把他的先锋义律臭骂了一顿，说他胜利后过于软弱无能。道光皇帝是清代诸帝中最庸暗无能的人，割地赔款之后，他还以天朝自居，把割地称为

“抚夷”，赔款称为“恤夷”。

蒋廷黻此文开宗明义首先称“琦善可说是中国近几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别具只眼。中国之有外交总长（外务部尚书），要在二十世纪开始才有，可说称誉甚至。因为琦善还懂得和英方往来文书用“贵国”、“贵统帅”字样，不如过去他人之常用“谕英夷”或“谕示”等岸然以上凌下的气派。

蒋廷黻最重要的论点也可以说是“荒谬”之论的说法，是把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忠臣烈士说得一无是处，他引琦善给皇帝的奏疏说“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指英舰）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是邓、林等人还处在西晋的王濬楼船下益州三国时代，孙皓用铁链横江为拒，王濬的木船尚不能御，况千余年后的英夷铁甲巨舰耶？所以蒋廷黻评论“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这种评论是否中肯，后人实难有置喙之余地。不过林则徐遣戍后再起，命他去征剿太平天国的起义，未到任而卒，这倒可以肯定是林文忠的大幸，他怎能以一介书生只领腐败已极的绿营兵和“方张之寇”的太平军抗衡呢？所以只好把“中兴伟业”让给率练地方武装湘军的曾国藩趁太平天国内讫之后扑灭这场起义了。

学者虽然博学多才，但总不免书生气十足，像蒋廷黻这种大作幸而发表在学术自由空气甚浓的北平《清华学报》上，似乎当时没有什么反响，并未引起风波。我另引一位也是大学者的史学家吕诚之（思勉），他在二十年代末给中华书局写了一部中学生读的历史书，将有宋南渡后名将岳飞大肆讥评，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军队是骄兵悍将，并说“痛饮黄龙”不过是词人墨客说说而已，则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岳飞是中国历代崇敬的“武圣”，岂能对之如此侮蔑？于是书收回毁版，不许发行，吕思勉

大受批判。这位吕先生比蒋先生还要不识时务，一个在发行量不多的学术性刊物发表问题倒还不大，若吕先生竟在编写给千万个中学生读的书上发此“谬论”，真可谓不识时务大大的书呆子了。

1997年3月23日

丰子恺的文和画

近几年来报刊上，常常见到“失落感”这个词儿，我虽可略知其意，但不能深悉其义，是以未敢乱用。去查查工具书，《辞源》、《辞海》均不收，连《中文大辞典》及《汉语大字典》也没有这一条，可见得确是一个新名词。以故这些拙文之命题，只是按字面解释，失落一些很可宝贵的文物而已。

这种感怀是从近来上海朵云轩以港币拍卖书画及深圳征集作家手稿引起的。朵云轩拍卖的丰子恺一幅画，达港币十多万元，连汪兆铭写给陆丹林的一幅立轴，只是一首七绝，也大致每字达万金，实在令人觉得是新奇的事！想起丰先生生前每幅漫画的稿费，为我所亲自致送的，竟不逮身后万分之一，不知他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

便先从丰先生说起：四五年前，我偕友作湖州地区之游，夜宿桐乡，次日便到石门和乌镇去访子恺和茅盾两先生的故居。两地邻近，半小时车程可达。茅盾的故居是在镇的市中心，路面狭窄，尚存百年前的旧观，不像绍兴鲁迅故居门前已辟建为水泥的大马路。两者房屋的建筑都是江南风格，只是浙东特有的“马头

墙”，为湖州所无。浙东西房屋建筑之不同，端在于此。

两先生故居都属于文物保护单位，但级别有所不同，这个我没有仔细加以研究，便先说说丰先生的故居。

丰先生的故居也在石门市镇上，但不如茅盾故居在市的中心，它也保持百年来浙西建筑的格局，历劫多次倒并未大损；只是一扇大门曾遭火烧，虽焚焦却未全毁，所以还在使用着，作为一个纪念。旧居当然髹漆得焕然一新，据说是由一位新加坡的禅师捐资数万元修建的。旧式的房屋当然间数很多，主要几间都悬挂着子恺的漫画，裱得很讲究。我仔细观赏，发觉都是一些复制品，竟找不到一幅真迹，不免颇为失望。忍不住请教工作人员，她说：真迹虽有，但不能挂出来，那都是珍贵文物呀！

所以六七年后朵云轩拍卖丰先生的画高达十多万港币之巨，就不足为怪了。我之所谓“失落”，也便在此。想起近半个世纪前我请他所作的画，总不下近百幅之多，不但仅仅致送极菲薄的稿费（大概每幅只有三至五元，当然那时用的是银元），并且制版之后，从不曾有过保存下来的念头。想到一个人在世时的落寞和身后的隆誉，不免有些茫然，这大概也便是所谓“失落感”。

我所遇到的文人学士，其品谊之高洁，待人之谦和，殆无逾于丰先生者，真真可说是一位长者。但是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三十年代中期，他不过四十岁左右，不但长斋茹素，还留起了长须。在未晤面前，已先见到照片，是摄于杭州之“缘缘堂”的，三绺长须，手执书卷，坐在水阁上，真是有柴桑翁的气概，令人敬慕。但是到了缘缘堂晋谒时，才发现是位才入中年的人。所谓“水阁”，也只是这位艺术家摄影时取景取得好，其实仅仅是杭州普通住家有一小块池沼，后面并无烟波浩渺的水域。他有过一篇《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的散文描绘这所住所。便是这样一个普通住所，也在日寇侵杭时化为乌有了。

丰先生及其以弘一法师李叔同为中心的一批新文学家，包括